

温瑞安

作品迷你系列

WEN RUI AN ZUO PIN MI NI XI LIE

艳姿

YAN ZI

2
2.1

安徽文艺出版社

●温瑞安作品迷你系列

艳姿



(皖)新登字 04 号

艳 姿

温瑞安 著

责任编辑:罗立群

美术设计:丁 明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北京南华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7.625

插 页:2

字 数:160000

版 次:1993 年 11 月第一版 1993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50000

标准书号:ISBN7-5396-1116-2/I·1020

定 价:5.3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九歌（序）	温瑞安
浮名	3
螃蟹的故事	59
小镇	69
倾慕者	85
哀矜	95
艳姿	111
晨夕	121
不是因为寂寞	163
闹剧	173
我女友的男友	183
杀青	209

九 歌

温瑞安

爱情小说要比武侠小说还难写。为什么？因为武侠小说可以用复仇误会爱情斗争正邪寻宝学武各种各式的情节凑合，爱情小说的主要原素却只有一男一女，或自此衍生开来：一男二女、二女一男至数男N女，但主要内容只有一个：爱情。爱情给人写过千百遍，什么肤浅深沉离谱的唯灵唯欲刻骨铭心过眼云烟的爱情都写过了，要推层出新，谈何容易？不过，武侠小说则要比爱情小说更难写得好，原因是涉及的知识 and 情节太多了，越多，越复杂，越不易掌握。

爱情是小说不可或缺的素材。写武侠小说，多有爱情点缀，或为主题；历史小说，依样会有爱情描述；凡举推理小说、政治小说、鬼魅小说、侦探小说、新闻小说、象征小说、意识流小说、写实小说、冒险小说、间谍小说、甚至黄色小说，莫不以爱情为题材，就算偶而缺席，但也决不排除爱情的成份。所以，写任何小说，很少能离得开“爱情”，古往今来的伟大小说，完全无涉于“爱情”的，更

是凤毛麟角，十分稀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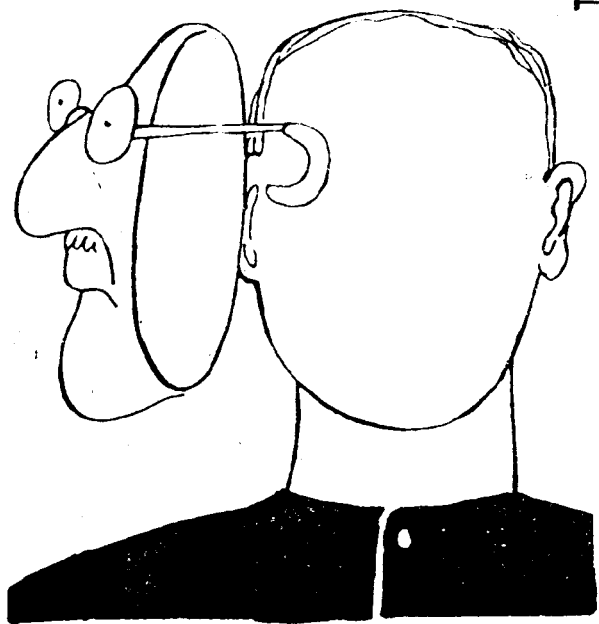
武侠小说主要是身体上的动作和情节上的变化，爱情小说则多是心理上的动作和感情上的变化。我拿武侠小说与爱情小说来作比较，因为读者多知道我写武侠，很少知道我也写爱情。如上所述，爱情的素材可出现在各类小说里，包括战争小说、乡土小说、神怪小说，但出现得最普遍的，当然要算是在文艺小说里。这儿展示的就是我过去的九篇“文艺爱情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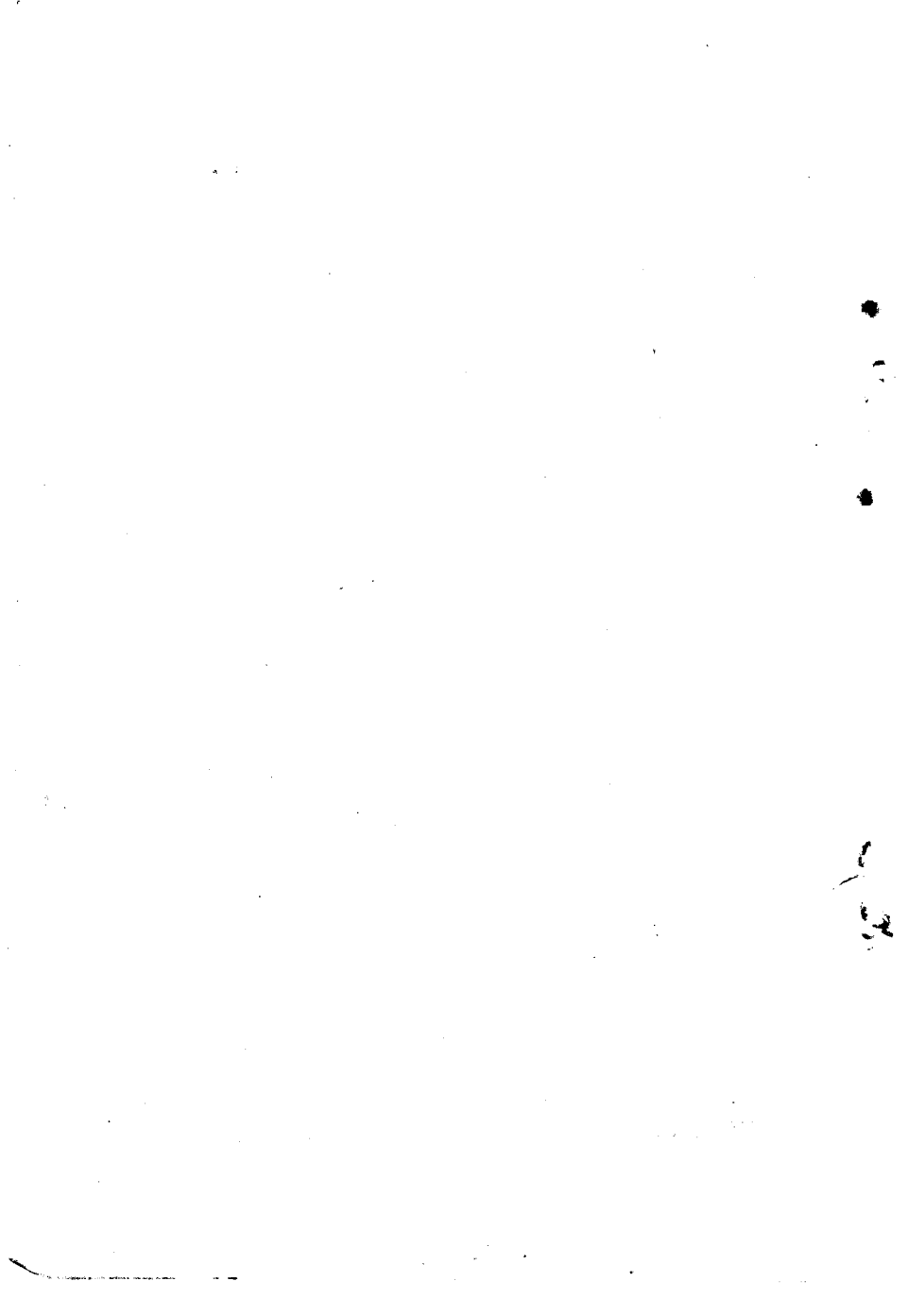
我第一个长篇“文艺爱情小说”，恐怕要写在“武侠小说”之先，是在初中一时完成，叫做“偶然”，当然不是最近那部偶然过偶然几十个偶然偶然地凑合在一起的电影“偶然”，内容“纯粹想像”。从来的爱情小说，则多有所据，有自己的，有朋友的，有真实加想像的，有想像加真实的，还有情节想像、人物真实的，更有人物想像、情节真实的。“哀矜”一篇，发表得较早，大约在七三年的大马“蕉风月刊”和香港的“当代文艺”，是高中时期的作品。“小镇”和“晨夕”，都是发表在一九七六年台湾的“明道文艺”。“不是因为寂寞”、“倾慕者”、“艳姿”和“螃蟹的故事”，则发表在八二年的“清新周刊”。“浮名”一篇，发表在八四年的“香港录影”，“闹剧”则在八五年的“清秀杂志”。从这几篇作品大致可以看出我风格上的转变、创作上的趋向。

不管如何，这是我除却武侠以外的一个展示。

温瑞安作品迷你系列

浮名





深夜两点半，电话响了。

宋想想正在写稿，还没有睡。他右手还握着笔，左手舒过去，拿起了电话筒，就听到“D”的一响，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一通长途电话。

“是你吗？”这略为低沉的女子声音，柔柔的，就算嗔嗔起来也只是端庄的味道，令人听起来有一种猫儿憩息于沙发上的舒服感觉。

没有问接电话的是谁，没有称呼名字，就这么一句“是你吗”，不是她是谁。宋想想手里握着电话筒，原子笔卜地松落到稿纸上，才发现自己的稿纸上原本写到一个“念”字。那么静的夜，声音柔静的传来，像床边耳畔的呢喃，但明明是隔了洋隔了山通过电流和空气的震荡，使人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是你。”他也不唤她的名字。

然后两人都静了下来。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廿六日，宋想想和林恋第一次相见。那正是冬天，不过并不很冷。

宋想想穿上了黑色的风衣，一个箭步踏上了自动电梯。

他是迟到了。平日他极守时，但因为今天轩尼诗道意外的塞车，他连午饭都没有吃，忙完了一些事情之后，就赶了过来，但仍是迟到。

他在计程车里很急。车子里的收音机正在哗啦啦的在唱着广东歌：“……假如不许我再跟你生活/世上不必存着我/假如天意让我此生得不到你/不必需要有天意。”听到末两句，简直给他一个意外。怎么可以有那么深的感情？是什么样的感情可以换取人生里最后一个天意？这世界上隐隐约有这种感情罢？他心灵深处也隐隐约有这种感情罢？不过，纵曾有过，但都在江边月初照人的年岁里给潮汐冲淡湮远、不复存了。

要是他，他才不换。

他心中作了这个无人要他作决定的决定，仿佛为自己的冷狠而感到自满、平静。街道上拥挤的车辆像被踩着尾巴的老猫，喇叭红灯响闪个不停。他却感到异常平静。

踏上了电动楼梯，他号令自己不要急。宋想想一手搭在扶梯上，一面好眼以整的在梯边的镜墙照见自己的仪容。头发垂下了两绺，有一种确实已修篇幅的不修篇幅。双目炯炯。乍看还以为是白色壁镜里多了两孔小小的乌镜，透过不反光玻璃纤维的眼镜片在发亮。两道眉毛高高挑起，仿佛对眼镜黑框作出一种决不雌伏的的姿态。衣领……楼梯尽了。

他一步踏在厚厚的枣红色地毯上。

女侍应穿着鲜亮的旗袍，趋上前来，笑容可掬的道：

“宋先生，可迟到了。”

宋想想眉毛一挑，道：“哦？来了？”

女侍应边引路边道：“是一位小姐吗？她来好久了。”

宋想想心想：不好，第一次见面就要人等，林恋对他印象一定坏极了。又想：怎么搞的，反正是一个陌生人，这次见了，以后保不准会不会再见，又何必理她怎么想？不过，迟到总是不好的，一个那么有名气的美丽女子，在陌生的城市，陌生的酒楼、陌生的地方等一个陌生的男子，迟到，自然是他的不对。

他只看过林恋的一部电影，林恋却没有看过他的书。

林恋在这一部电影里，忽然窜红起来。一下子，这城市里所有的周刊画报，都用她的照片，争相作为海报或封面人物。清丽可人四字本来恰如其份地形容出她的容姿，却因她在戏里的强烈现代感和浓烈的艳色，使得她的形象像一刀一斧镌刻在摩天大厦的石墙上，令人过目不忘。

宋想想当然也记得。所以他在报上第一次看到林恋的照片时，向他的好朋友张眠说了一句：“这女子，怎么这样子美法？一定能红的。”

张眠那时候调侃他说：“怎么？你不是说要红要靠演技，还要有机会，更重要是演员自己能不能建立形象吗？”

宋想想当然听出来张眠是跟他找碴来的，只笑道：“作为一个女子，美是最大的幸运。”

张眠补充道：“出身的家庭背景也很重要。一个千金小姐，要比一个工厂女工，会比较容易得到幸福。”

宋想想道：“那么说来，一个女子最重要的幸运就是幸运。”

张眠点头道：“说得也是。”于是两人把话题转到别处去了。

宋想想第二次在被邀看试片的时候，看见银幕上的林恋，正当她在戏里容光焕发深情曲幽的唱着一首恋歌的时候，心里不觉发出一声轻叹。那是绝代有佳人，曾经有人，跟他那么唱过，然而唱歌的人已不在，唱歌的声音已湮远淡去，唱的歌仍是不完……。

宋想想也没多想。他自从在生命里受过惨重得心丧欲死的打击后，对很多事情，都点到为止，不去深思。

他随着穿鲜亮旗袍的女侍应走过去，那时约莫是六时许，酒楼里只有一席席空桌，华丽的灯火，洁白的桌布，空的椅子，没有人。

在远远的那一小桌，坐了一位杏黄衣服的女子，在低头看书，也似在等人，那气质就像灯下一滴水，一点秀气。

宋想想走过去，正要很礼貌的招呼，道歉自己的迟到，那女子抬头，眉目娟好，秀色楚楚。

宋想想一愣。

他不知道她是谁。

她显然也不知道这眼前的男子是何人。

女侍应侧身过来说：“这位小姐来好久了。”

那女孩子的声音很柔弱，但清晰好听：“可是我不认识他。”

宋想想也忙道：“会不会弄错了？”

女侍应一怔，拿着手上的订座名册对了，有点尴尬地笑道：“哦，对不起，我以为……”

那女子落落大方地道：“我是在等人，不过不是等他。”

宋想想很有风度的道：“但愿我们能够下次再约。”

那女孩子笑笑。宋想想心忖：怎么这样娇小的女子在欢笑的时候，眉宇间依然有一股淡淡的愁意。

女侍应说：“不好意思。”

少女说：“不要紧。”蹙着眉心，眼神又投到手上的书里，不知心有没有在焉。宋想想心里生了疑，口里却道：“原来我约的人还没有来。”

女侍应引手道：“宋先生，你的位置已订好了，在那边。”

宋想想随女侍应到了一张小桌子坐下来。这位置是全酒楼最后的一桌，倚墙坐下，见偌大的酒楼，尽入眼帘。奇怪，灯火辉煌、满堂空席，更有一种比曲终人散更强烈的凄凉。

女侍应道：“宋先生，真对不起，我以为那位小姐等的是你。”

宋想想道：“有这么漂亮的女孩子等我就好了。”他这句话一出口，心里就有猛后悔的感觉。他为什么会说这句话？会不会太轻薄孟浪了一些？他说这句话也许只是要争得那女子的注意罢？但那女子似不以为意。

宋想想忙清了清了喉咙，道：“先来壶水仙。”

女侍应含笑应了，走了开去，跟几个男女侍应捞咀谈

笑起来，想必是谈起刚才摆了乌龙的事。这偌大冷清无人的酒楼里，男女部长、侍应倒是不少，闲着没事，捧着餐盘，在撮声谈笑着。

——那么女孩子，是在等人罢？

宋想想把视线转到桌上那一枝黄菊。

黄的花，绿的叶，长得都好肥。肥得使它想吃它一口。菊花要是知道他这么想，一定会吓得马上消瘦轻减一些罢？真是“人比黄花瘦”。想到这里，他忍不住要笑起来。他虽然历经过重大的挫伤和打击，但赤子之心犹如干瘪的桔皮，皮内的甜汁并没有被蒸发掉。

宋想想正想到“吃花”的念头时，忽觉远处人影一闪。

一个高挑的女子走了进酒楼啦，正在问女侍应，女侍应往宋想想这儿伸手一指。

——来了。

宋想想发现大部份的男女侍应，全在注视这刚进来的像风一样的女子。

而这风一般的女子正向他走来。

宋想想礼貌的站起来。

他只看了她一眼，便不再注视她。他肯定自己这迅速的一瞥，连她都不曾发现。他觉得整座酒楼的人，都停下了一切手上的工作，甚或连壁上的大钟也静止了时间，都注视着他俩初见的发展。

宋想想心口一阵热，脸色如常。

他说：“是你？”

她说：“是你！”然后爽快的说，“对不起，是我不好，下午我去拍造型照，催了他们几次，还是不放人，结果迟到了，是我不对。”

宋想想道：“坐。”然后先坐了下来，说：“我也是刚来。”

林恋轻松地坐下，侍者上来斟给她一杯茶。她真真诚诚的说：“对不起，我迟到，迟到是不好的，你还安慰我你刚来。”

这么真诚。这迟到的一丁点时间，也那么注重，这在影视圈娱乐界来说，算是罕见的。宋想想发现很多男女侍应，藉故走过来，要看清楚这位在他眼前的女子。

眼前的女子舒去了蓝色的看去温暖而舒适的毛装，露出像梅花飘在水上一般绯红色的毛衫。衣衫上的白毛毛一丛丛，一撮撮的颤闪着，像绯红色上的白头草，很想用手去把它们抚平。

她是林恋？跟电影里不大相像，可是她是。电影里的林恋，隔了声、光和银幕，尽管悲喜哀笑，但都只是一个形象，再深刻也不过是一个轮廓。可是眼前的人，是一种明媚的气质，亲切像一个多年的朋友，但却飘渺如梦。

“我来介绍；”宋想想卖弄了一个说话的技巧，“你是林恋，我是宋想想。”

“我知道你是宋想想。”她却非常认真。

这时候，宋想想忽然生起了一个感觉。

他感觉到刚才那位少女也望向这儿来。

他藉着招唤女侍应过来的姿态，瞥了那少女的桌子一

眼，但那女孩子在看书，仿佛不曾抬起过头来一般。

林恋眨眨眼睛问：“朋友？”

宋想想道：“不是。”

林恋说道：“我没有看过你的小说，但张眠跟我提起过你。”

宋想想想：你没有看过我的小说，就等于从不曾进入我的生命中，从来不了解我的思想与才华，早知道，我也不看你的电影。但他很自然的说：“我也是听张眠提起你。他屡次提起你。”

林恋马上觉察出什么：“我没看过你的小说，请你不必见怪，我喜欢看小说，但对打打杀杀、暴力血腥的小说一向很少看。”

宋想想心中有点冒火。这种话，他不止听过一次。为什么这些见他的人，事前都不先研究过他的资料呢？难听点来说，他是不介意别人去摸清他的底子。他写武侠小说，决不是一般打打杀杀，来来去去是我要报仇的故事，而是藉这传统特质来淋漓尽致的刻划人性。就如武侠电影，也一样有胡金铨这样的大师，拍成了艺术电影。他写推理小说，也不强作悬奇，他通过人性在善恶间的徘徊与抉择，在细腻动人的笔触中来创作，一如日本有很多重要作家，都是写推理小说奠定了在文坛上的基础——为什么他就不可以？

为什么见他的人，就算不曾看他的作品，至少也得了解一下，他曾经如何撰写文章，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地跟

围剿者抗辩，武侠和推理小说的文学价值，也曾力斥其小，把这两类作品的粗制滥造的大事鞭挞和严加批判。

——可是完全不接触这一行的人，总是怕伤他而又真的十分伤人的说：“我不看这些打打杀杀的东西……”这一句仿佛判了他的“罪名”，奠定了自己的“清高”，其中怕伤害他比真的伤害他还要伤他。

宋想想总是不明白：为何不看了才说呢？如果他没有看过一个人的作品，一定不会这样妄下断语。他觉得说这种评语的人，总是有一种“自鸣清高”的意味，仿佛这些旁门左道，与他无关，他要置身事外。何况，说的人也不“知己知彼”一下，对方除了武侠小说之外，还写过多少种不同类型，甚至比纯文学还要纯文学的作品呢！

不过，宋想想对这些渐已习以为常，倦于争辩。

奇怪的是，现在由林恋的口中轻吐出这一点，他在心里会产生这么大的激荡。

他口中却平淡的道：“武侠小说、推理小说，也有好作品的。”他为自己装作出来的平淡表情而自觉心机深沉。

“张眠说你的小说写得很好。”

好有什么用？你又不看！宋想想道：“张眠也赞你很漂亮，这不重要，”说到这里，故意顿了一顿。

“他也说你的品性很好，人很坦率，很真诚，一点都不矫揉造作。”宋想想很注重自己是不是可以带动她的情绪，于是他决心一试：“但今天我跟你这一见，却觉得……”他在这儿住了声，待林恋来接问下去。